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

包澄章

内容提要 人文交流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展集体合作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双方各领域合作的民意基础。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突出体现在教育合作、学术研讨、图书出版、媒体传播和民间交流五个方面。中阿关系的整体提升、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对外交往中地位的上升、中阿文明和价值观的互通性，为中阿人文交流奠定了现实基础。当前，中阿人文交流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合作领域日益拓宽，互动层次愈加丰富，对青年交流的重视度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双方的人文交流仍面临阿拉伯地区局势动荡、国情差异、话语干扰、软硬件建设滞后、文化产品供给有限和文化传播精准度不高等挑战。未来，中阿双方需从完善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加强品牌塑造能力、提升人文交流体验度、增强相互间直观认知、设立中阿人文交流基金会、用好在华阿拉伯留学生资源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 中阿关系 人文交流 阿拉伯国家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 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然而，世界文化格局和国际舆论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态势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对外交

* 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与运行机制研究”（15JZD033）的中期成果，并受到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英才海外研修计划”和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研究”的资助。

往中,中国真实实力与外部世界对中国主观印象之间的“反差”^①,反映出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不相称的现实。受中国促推对外战略、增进外部世界了解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等现实需求的驱动,近年来人文交流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中国—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关系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符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总体趋势,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交流既关心中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推进,也承担着服务中国国内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学界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研究大多散见于各类研究中阿关系、中国与中东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与合作的著述中,这些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第一类研究将中阿人文交流置于中阿历史交往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包括陈越洋的《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以二十世纪为例》^②、丁俊的《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③、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的《阿中友好关系中的民间外交》^④。第二类研究注重对中国与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人文交流进行具体考察,主要有古萍的《中国与摩洛哥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研究》^⑤、田艺琼的《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人文外交研究》^⑥、单思明的《中国与埃及人文外交研究》^⑦。第三类研究主要考察中阿在具体领域的人文交流,如金忠杰和李红梅的《试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和阿拉伯国家汉语教育》^⑧、王南的《中阿媒体交流与合作刍议》^⑨,以及贾伶的《中阿友好城市发展的现状及前景分析》^⑩等。

① 柴如瑾:《中外人文交流的新方向》,载《光明日报》2018年2月8日。

② 陈越洋:《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以二十世纪为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③ 丁俊:《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61~74页。

④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阿中友好关系中的民间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18页。

⑤ 古萍:《中国与摩洛哥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5月。

⑥ 田艺琼:《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人文外交研究》,载周烈、肖凌:《阿拉伯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第146~160页。

⑦ 单思明:《中国与埃及人文外交研究》,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5月。

⑧ 金忠杰、李红梅:《试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和阿拉伯国家汉语教育》,载《回族研究》2014年第3期,第97~103页。

⑨ 王南:《中阿媒体交流与合作刍议》,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第33~41页。

⑩ 贾伶:《中阿友好城市发展的现状及前景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6期,第45~52页。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关注到了中阿人文交流对推进中阿关系发展和整体合作的现实意义,但对中阿人文交流的现实基础、总体特征和挑战等方面的研究尚待深入。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19个阿拉伯国家^①和阿拉伯国家联盟^②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中阿人文交流的现状

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及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双边层面的人文交流,并以中国政府首次派学生赴埃及留学为标志性成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受中国外交反帝、反殖、反霸这一基本方针的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规模有限,且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外交实现了总体转型。1980年中共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统筹对外传播工作。随着中国对外人文交流工作逐渐转入正轨,20世纪80年代来华的阿拉伯国家留学生数量迅速增加,达402人。^③至1990年,中国实现了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建交,人文交流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深刻改变了中东地区格局和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为中国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机遇;同年12月,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成立,中阿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2004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双方建立了“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人文交流被纳入论坛行动计划,中阿双方进入了集体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新时期。2010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

① 阿拉伯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按照中国外交部的管理区划,西亚北非司主管12个西亚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和7个北非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埃及);非洲司主管3个东非阿拉伯国家(吉布提、索马里和科摩罗)。

② 阿拉伯国家现有3个地区组织:一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于1945年3月,总部位于埃及开罗,下设阿拉伯教科文组织;二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5月,秘书处设在沙特利雅得,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阿曼6个成员国;三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立于1989年2月,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五国,多年没有正常活动。

③ 武芳:《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载王正伟:《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0·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夯实了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政治基础。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确立了发展中阿关系的指导原则，对双方在政治、投资贸易、社会发展、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五大领域的全面合作进行了整体规划^①，人文交流在中阿关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2018年7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中阿人文交流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

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人文交流是中阿开展集体合作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双方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合作成果丰硕，突出体现在教育合作、学术研讨、图书出版、媒体传播和民间交流5个方面。

第一，在教育领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断深化的教育合作已成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中阿教育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正从传统的语言教育、学术研究和留学生互派，向精英人才培养、海外办学、职业教育等领域拓宽。中国文化部主办的“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通过集中授课、专业研修、实地考察等形式，推动海外青年汉学家与中方教育、文化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提高其学术水平，促进其对华认知；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设立的“中阿翻译联合培养计划”，正成为培养阿拉伯国家高级汉语翻译人才、促进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2015年中国和约旦就共建“中约大学”签署协议，开启了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办学的进程。此外，《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8年至2020年行动执行计划》提出，中方将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核专业研究生学历教育^②，成为中阿双方通过教育合作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新尝试。

其二，中阿教育合作的规模持续扩大。在语言教学方面，当前，中国有近50所高校和民办院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在校生超过3000人^③；截至

^① 全文参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年1月），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3/c_1117766388.htm，2017-05-02。

^②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8年至2020年行动执行计划》（北京，2018年7月10日），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http://www.casf.org/chn/lthyjwx/bzjhy/dbjbzjhy/t1577009.htm>，2018-08-01。

^③ 《阿拉伯学院副院长一行参加全国阿拉伯语专业学科发展与课程建设研讨会》，载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网站：<http://arabic.nxu.edu.cn/info/1112/1615.htm>，2018-08-10。

2017年底,阿拉伯国家的孔子学院已增至12所,孔子课堂增至5所^①,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开设中文系或中文专业的高校数量也在逐年增加^②。在留学教育方面,在华阿拉伯留学生人数已从2004年的1130名增长到2016年的18050名,年均增长率达26%;赴阿拉伯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从2004年的242名增长到2016年的2433名,年均增长率达21%。^③在语言交流方面,“汉语桥”和中央电视台阿语大赛分别成为展现阿拉伯国家的汉语教育和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水平、积极推动双方青年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汉语桥”中文比赛先后在埃及、沙特、约旦、苏丹、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设立过赛区,在中阿关系和双方各领域合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正在出现“汉语热”。

第二,在学术研讨领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界、学界研讨的议题较以往更加多元且更具现实意义。其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学术研讨总体上具有较浓厚的官方色彩,但近年来研讨会的性质正逐渐向半官方过渡,研讨议题也从中阿政治关系和历史交往、阿拉伯地区局势、教育合作、经贸合作等,逐渐拓展至双方在产能合作(突出“一带一路”因素)、媒体、医疗、卫生、旅游、环境、科技、农业、食品、去极端化等领域的合作。部分研讨会注重吸纳美国、俄罗斯、欧洲大国以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中东国家的学者参与研讨,为审视中阿关系和阿拉伯地区问题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

其二,在中阿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现实需求的驱动下,近年来中阿双方研讨会的议题注重从学理上探讨“一带一路”的性质、影响、内涵、合作方式、现实挑战以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中阿双方智库和研究机构、中国驻阿拉伯国家使馆先后举办了数十场以“一带一路”

① 阿拉伯国家的孔子学院分布情况为:黎巴嫩1所,约旦2所,阿联酋2所,巴林1所,埃及2所,苏丹1所,摩洛哥3所;孔子课堂分布情况为:埃及3所(实际数量可能与官方统计数字有所出入),突尼斯1所,科摩罗1所。参见孔子学院网站: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2018-06-30。

② 以埃及为例,当前埃及有14所高校开设了中文专业,有中文系本科生2160人左右,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100人,业余学习中文的有近2400人。参见于杰飞:《绵绵相润久久为功——中埃人文交流这五年》,载《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6日。

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集体合作站上新起点:“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就与展望》(2018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网站,第17~18页,<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agx/gjydy/P020180614580301500634.pdf>,2018-07-30。

为主题的研讨会。2018年6月,“中阿友好合作与发展前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中阿集体合作成就、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阿民间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其三,办会模式发生转变,办会主体逐渐扩大。近年来,中国高校、科研机构、智库、媒体和驻阿拉伯国家使馆等中方办会主体,积极同阿拉伯国家部委和政府机构、智库、企业、高校、学术组织和地区组织合作举办研讨会,出现了“使馆+部委/政府机构”“使馆+智库”“使馆+企业”“使馆+学术组织”“高校+地区组织/学术组织”等多种办会模式。^①办会模式的转变和办会主体的扩大,拓宽了中阿双方学术交流的渠道,形成了官方和半官方学术研讨平台并立的格局。例如,自2014年以来,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先后同埃及地区战略研究中心、金子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埃及内阁信息与决策中心、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合作区先后举办了4场专题学术研讨会。

第三,在图书出版领域,中阿双方学术研究、典籍互译和文化普及并行推进。其一,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高;阿拉伯国家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与治国理政经验的关注度显著增强。从内容上看,中方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四类:一是跟踪和研判阿拉伯地区形势的时政研究^②,二是聚焦阿拉伯地区重大现实问题的

^① 近五年来,采用“使馆+部委/政府机构”模式的研讨会包括由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阿联酋经济部联合主办的“新丝路、新思路”研讨会(2015年11月2日,迪拜),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和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合作区联合主办的“中非经济合作区建设合作的成效与经验”研讨会(2018年4月17~18日,开罗);采用“使馆+智库”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括由中国驻也门使馆与也门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丝绸之路与也门”研讨会(2014年5月26日,萨那),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和埃及地区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复兴丝绸之路”研讨会(2014年6月18日,开罗),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和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与中东热点问题”研讨会(2016年10月31日,开罗),由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和约旦《言论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约建交四十周年双边关系”研讨会(2017年5月8日,安曼),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埃及内阁信息与决策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埃关系现状与未来”研讨会(2017年11月28日,开罗);采用“使馆+企业”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括由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和沙特阿吉兰全球集团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中沙企业青年精英研讨会;采用“使馆+学术组织”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括由广东省作家协会、约旦作家协会和中国驻约旦大使馆联合主办的中约文化研讨会(2016年12月10日,安曼);采用“使馆+高校”模式的研讨会由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和科威特大学联合主办的中科共建“一带一路”研讨会(2017年4月19~20日,科威特城)。采用“高校+地区组织/学术组织”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括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阿拉伯翻译组织和阿拉伯翻译家协会协办的“翻译与中阿人文交流”国际研讨会(2016年6月4~5日,上海)。

^② 这类研究以“发展报告”命名的皮书居多,包括《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中东发展报告》《阿拉伯发展报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发展报告》等。

专题研究^①，三是对阿拉伯国家开展的国别研究^②，四是中阿关系研究^③。阿拉伯国家在经历了持续数年的中东变局后，已从狂热的街头政治逐渐回归到发展民生的正轨上，探索自身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正日益受到阿方学者的关注，这从近年来阿拉伯世界出版的中国主题的图书可见一斑，其中聚焦中国发展模式、经济改革和治国理政经验的图书数量明显上升^④。

其二，在典籍互译方面，“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国演义》《史记》《西厢记》《聊斋志异》《庄子》《楚辞》《西游记》《荀子》等中文经典著作，《红高粱家族》《手机》《安魂》《许三观卖血记》等当代中

① 这类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李意：《当代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宗教因素》，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马晓霖：《中东观察：2011—2016》，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倪晓宁：《石油与阿拉伯世界经济变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这类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金贵：《埃及经贸文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廖百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

③ 这类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孙德刚：《冷战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理论及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陈越洋：《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以二十世纪为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郭应德：《中国阿拉伯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2016年以来阿方出版的相关图书包括：纳比勒·阿里·苏鲁尔：《中国现象：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验和外交关系发展（1990—2015）》，[黎巴嫩]的黎波里：现代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阿卜杜·穆因·沙瓦夫：《即将到来的东方巨人：中国会统治世界吗？》，开罗和大马士革：阿拉伯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穆娜·尤尼斯·侯赛因的《政治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阿卜杜·卡迪尔·丹丁：《中国的崛起与能源挑战》，安曼：作家学术中心，2016年版；加法尔·卡拉尔：《苏丹—中国关系：1956—2011》，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16年版；法特赫拉·瓦尔乌鲁：《我们和中国：回应第二次飞跃》，卡萨布兰卡：阿拉伯文化中心，2017年版；塔里克·阿卜杜·马吉德：《中国—阿联酋经贸关系发展战略》，安曼：阿姆贾德出版社，2017年版；哈吉·卡提玛：《中国的脱贫政策：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的案例研究》，阿尔及尔：旗帜出版社，2017年版；艾哈迈德·赛义德·内贾尔：《埃及、阿拉伯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模式的未来》，贝鲁特：伊本·鲁什德出版社，2018年版；法赫米·侯赛因：《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征程》，利雅得：沙特国王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瓦西克·阿里·穆萨维：《中国龙：全球经济帝国》，安曼：时日出版社，2018年版。

国文学作品,《中国道路:奇迹和秘诀》《中国经济热点 18 个问题》《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与挑战》等评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先后出版。与此同时,《埃米尔之书》《不可能的爱》《阿拉伯女骑手日记》《悬诗》《文学与文学批评》《日月穿梭》《人类七天》《日落绿洲》等一批阿拉伯语文学经典的中译本,也通过“中阿典籍互译工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总的来看,与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涌现的大批介绍中国内政外交的学术著作阿拉伯文译本相比,被译介给中国读者的阿拉伯国家内政与外交主题的学术著作仍十分有限。

第四,在媒体传播方面,中阿新闻机构的合作方式正从纸质媒体向数字媒体拓展与融合。其一,传统新闻机构在中阿媒体传播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分社或记者站。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先后在毛里塔尼亚、科摩罗、吉布提等阿拉伯国家落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①实现了在阿拉伯国家的全覆盖,央视国际频道在除索马里外的 21 个阿拉伯国家落地。^② 相比之下,当前阿拉伯国家只有埃及中东通讯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马格里布阿拉伯通讯社 3 家官方新闻机构在北京开设了分社。2016 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东三国期间,新华社与埃及《金字塔报》和沙特《利雅得报》开展合作,两家阿拉伯文报纸刊登了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以及中方学者谈中埃、中沙和中阿关系的系列文章,及时传播了中国政府和学界对中阿关系和中东问题的解读,取得了良好反响。

其二,媒体形态的演变使得中阿媒体传播格局步入了数字时代。当前,媒体传播手段与合作方式日趋多元,卫星数字电视、网站、手机等终端的使用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传播格局。中国 12 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网络电视台等都开设了阿拉伯文网站;“中阿网”^③“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④等中文和阿拉伯文双语网站,以及各类专门介绍阿拉伯地区形势、国情和中阿关系的微信公众号的兴起,从学术传播和人文知识普及两个层面深化了中国民众对阿拉伯地区政治、社会与文化的认

^① 2018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②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前引报告,第 21 页。

^③ 中阿网网址: <http://www.china-arab.com>。

^④ 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网站网址: <http://www.arabsino.com>。

知。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官方媒体中只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①、沙特通讯社^②和埃及国家信息中心^③等开设了中文版；当前只有“阿拉伯人看中国”^④等少数几个网站专门介绍当代中国和中阿关系，反映出中阿媒体交流与合作不平衡的现状。

第五，在民间交流方面，民间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成为增进中阿双方传统友谊和文化感召力的有效途径。其一，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和辅助力量，承担着配合官方总体外交、争取对象国民意、增进民间传统友谊、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等现实任务。从外交主体来看，友好组织、友好人士、社会精英等民间力量是实践中阿民间外交的主要力量。在多边层面，中方于2001年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总部设在北京；阿方于2006年成立了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总部设在苏丹喀土穆。在双边层面，中方成立的对阿友好组织包括中国埃及友好协会（1956年）、中国叙利亚友好协会（1957年）、中国也门友好协会（1994年）、中国黎巴嫩友好协会（1994年）、中国沙特友好协会（1997年）、中国苏丹友好协会（1995年）等；^⑤阿方成立的对华友好组织包括突尼斯中国友好协会（1954）、埃及中国友好协会（1958年）、苏丹中国友好协会（1968年）、巴勒斯坦中国友好协会（1979年）、约旦中国友好协会（1988年）、叙利亚中国友好协会（1991年）、也门中国友好协会（1993年）、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1993年）、沙特中国友好协会（1997年）、黎巴嫩中国友好合作联合会（2003年）、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2006年）、巴林中国友好协会（2008年）、阿曼中国友好协会（2010年）、摩洛哥中国友好与交流协会（2012年）、黎巴嫩中国友好协会（2012年）、科威特中国友好协会（2012年）、利比亚中国友好协会（2013年）等。从工作机制来看，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国阿拉伯友好大会”和“中阿城市论坛”，以及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设立的“中阿青年友好大使”和“中阿翻译与人文交流研讨会”，是当前双方开展民间交流主要依托的多边机制；双边工作机制则包括双方友好组织之间的团组互访和举办的各类庆祝

① 半岛中文网网址：<http://chinese.aljazeera.net>。

② 沙特通讯社中文版网站网址：<https://www.spa.gov.sa/home.php?lang=ch>。

③ 埃及国家信息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sis.gov.eg/?lang=zh-CN>。

④ “阿拉伯人看中国”网站网址：<http://www.chinainarabic.org>。

⑤ 王有勇：《中阿教育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从中埃教育合作谈起》，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58页。

纪念活动。民间外交具有稳定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①，在活动原则上，只要有利于增进中阿人民互相了解，服务或配合总体外交的工作，原则上都可以被纳入中阿民间外交的工作范围^②。2016年1月，为配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开罗举办了“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习近平主席为联合国前秘书长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等十位从事对华交流工作的人士颁发奖章，成为近年来中国对阿民间外交服务官方外交的典型案列。

其二，中阿文化交流的品牌塑造意识显著增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依托双方部委和中阿合作论坛下设的文化交流多边合作机制开展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近年来已形成了“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中阿丝绸之路文化论坛”“意会中国——阿拉伯知名艺术家访华创作”“阿拉伯艺术节”“中国艺术节”“中国文化周”“中国电影周”等一批人文交流品牌。2015年的“中阿文化艺术展示周”（宁夏），2016年的“中国文化年”（埃及）和“埃及文化年”（中国）^③、“中国电影开放周”（埃及）、“墨色风华——中国女艺术家埃及采风创作水墨作品汇报展”（埃及）、“甘肃文化周”（埃及）、“中国电影周”（约旦）和“黎巴嫩美食节”（北京），2017年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北京）和“中国军事文化周”（埃及）等双边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均取得了良好反响。值得注意的是，北非阿拉伯国家同时依托中阿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机制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如2016年在埃及举行的首届中非艺术节，同时也是“中埃文化年”系列活动之一，这使得中阿关系和中非关系之间实现了良好互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阿拓展人文交流的主体、形式、手段和内容提供了新动力。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阿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需要官方的政策支持，

① 陈昊苏：《民间外交论》，<http://www.cpaffc.org.cn>，2018-08-01。

② 张荣：《中阿民间交流的现状与挑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建设系列讲座，2017年6月12日。

③ 2016年“中埃文化年”是中国首次同阿拉伯国家举办的文化年，期间两国共同举办了约150项文化交流活动，内容包括文化、艺术、翻译出版、电影电视、体育及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地点覆盖两国25个重要省市。其中，中方在埃及举办了89场文化活动，包括舞蹈、音乐、武术等文艺表演和讲座、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活动吸引了约8.6万人次直接参加，在社交媒体观看活动视频、留言点赞等间接参与的有500万人次，基本上覆盖了埃及当地各个阶层民众。参见韩晓明：《打造中埃文化传播“升级版”》，载《人民日报》2017年3月22日。

更需要双方普通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体现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夯实中阿各领域合作社会民意基础的宗旨。

中阿人文交流的现实基础和新特点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动力来自中阿关系的深化和互相之间加深合作与往来的意愿，人文交流的辐射效应进一步促进了中阿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一）中阿人文交流的现实基础

中阿关系的整体提升、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对外交往中地位的上升、中阿文明和价值观的互通性，为中阿人文交流奠定了现实基础。

第一，中阿关系的整体提升为双方人文交流注入了现实动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体现了21世纪以来中阿关系不断深化的总体趋势。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阿新型伙伴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平台的建立。2010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此后中国先后同阿联酋等10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中阿关系在多边和双边层面同时进入了“换挡提速”期。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双方进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中阿各领域合作的新阶段。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对中阿双方在人文交流等五大领域的全面合作进行顶层设计。2018年7月，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将中阿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深化中阿人文交流既是整体提升中阿关系、推动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交往与合作的现实要求，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文交流在中国对阿拉伯战略中重要性上升的体现。

第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从中方角度来看，“作为历史上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阿拉伯国家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地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①。中国

^①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8年7月10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

在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同时，也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中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拓展，使得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在不断增强。在政治治理领域，中国参与了巴以外交斡旋、叙利亚危机解决等；在安全治理领域，中国参与了打击索马里海盗、苏丹维和行动等；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国向伊拉克、阿富汗等国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参与中东地区治理，对中国践行大国外交理念、提升大国地位、巩固新型大国关系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事实上，大国地位升降及其主导国际秩序的制度、原则、价值观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革，导致主导中东地区秩序的域外力量正进入新一轮交替期，这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角色转换的国际背景。从阿方角度来看，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变革力量，并不寻求改变国际政治结构，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无疑将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这使得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常年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阿拉伯学者，近年来开始广泛讨论中国国际地位的转变。埃及《金字塔报》主办的学术期刊《国际政治》在2017年第1期刊发了一组专题稿件^②，从国际体系、发展模式、外交政策、地区角色和国内政治等角度剖析了中国在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变，体现了阿拉伯学者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第三，中阿文明和价值观具有互通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③人文交流在价值观沟通、文明互鉴、建立情感认同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④。中阿人文交流始终秉持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人

^① 参见孙德刚：《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第79~97页。

^② 这组专题包括6篇文章，即马立克·奥尼的《主导性语境：中国崛起至“两极分化”》，穆罕默德·努埃曼·贾拉勒的《文明复兴：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何种未来？》，侯赛因·伊斯玛仪的《经济优先：发展模式转变对中国崛起前景的影响》，萨米·萨拉米的《渐进式扩张：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工具的辩证过程》，瓦利德·阿卜杜·哈伊的《谨慎参与：“平衡”政策是否限制了中国在中东的角色？》和内利·凯马勒·埃米尔的《延长领导任期：中国确立国际多元主义支柱的战略》。参见《国际政治》（阿拉伯文）2017年第1期，<http://www.siyassa.org.eg/IssueSupplements/1085.aspx>，2017-12-20。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④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2016年1月21日），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2016-01-22。

文精神，双方“都不赞同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而是主张文化多样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① 阿盟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卜杜拉·哈密德·穆哈里卜曾指出，西方媒体的误导使得不少人误解阿拉伯文化，将其与宗教极端主义相关联，有损阿拉伯世界形象，并表示有必要在中国设立阿拉伯文化教育中心，向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青年介绍真实的阿拉伯世界。^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将文明和宗教交流作为中阿人文交流的首要内容，不仅提出“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还开创性地提出“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③，体现了中方对阿拉伯地区宗教与文明特性和当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深受“伊斯兰恐惧症”“文明冲突论”和极端主义困扰这一现实的深刻认知。

（二）中阿人文交流的新特点

人文交流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交流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从中方角度来看，当前指导和支助中阿开展人文交流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中阿文化部长论坛北京宣言》（2014 年 9 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 年 3 月）、《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 年 1 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6 年 7 月）、《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2016 年 12 月）、《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2017 年 12 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18 年至 2020 年行动执行计划》（2018 年 7 月）等。这些政策文件从平台、机制、领域、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对中国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之间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和增强人文交流综合传播能力进行了整体规划。^④ 从阿

① 《王毅：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是引领中阿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t/ydyl_675049/zyxw_675051/t1162627.shtml，2017-06-10。

② 刘锴、潘晓菁：《阿盟愿继续加强与中国文化合作》，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8/06/c_1119347067.htm，2017-10-02。

③ 参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 年 1 月），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3/c_1117766388.htm，2017-05-02。

④ 相关成果参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前引报告。

方角度来看,在文化教育领域,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同中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截至2017年底,11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文化合作协定新的年度执行计划,^①双方53个部级政府文化代表团、196个文艺展演团组4604人次实现了互访,105家阿拉伯文化机构与中方对应机构开展了合作。^②在旅游领域,阿拉伯国家期望通过旅游带动双方人文交流,目前已有13个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其中九国组团业务已正式实施;^③阿联酋、阿尔及利亚、沙特、伊拉克、阿曼、卡塔尔和埃及7个国家与中国开通了直航航班;卡塔尔、阿联酋、摩洛哥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待遇,约旦、黎巴嫩、巴林对中国公民入境实行落地签证或电子签证。

第二,人文交流的合作领域日益拓宽。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时强调,中阿双方“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并提出实施中阿人文交流的“百千万”工程^④。当前,中阿人文交流与合作已涵盖文化、宗教、艺术、教育、科研、智库、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青年、妇女、旅游、卫生、体育、会展、公共外交等多个领域,并建立起多样化的人文交流工作机制。双方还依托举办艺术节、文化论坛、研讨会、青年友好对话等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实施艺术家互访、留学生互派、典籍互译、文化机构对口合作、人才培养等合作机制,密切各层级人文交流与合作。2018年3月,“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正式启动,中方5名考古队员和沙方6名考古队员对位于红海之滨的塞林港遗址开展了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联合考古项目正是双方推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发掘中阿历史交往印记、复现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往和拓宽中阿人文交流领域的重要举措。

第三,人文交流的互动层次愈加丰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呈现出“大多边带动小多边,小多边促进双边,双边推动大

① 贾平凡、严瑜:《中阿集体合作扮靓“一带一路”》,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3日。

② 同上文。

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前引报告,第22页。

④ “百千万”工程包括落实“丝路书香”设想,开展100部中阿典籍互译;加强智库对接,邀请100名专家学者互访;提供1000个阿拉伯青年领袖培训名额,邀请1500名阿拉伯政党领导人来华考察,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领军人物;提供1万个奖学金名额和1万个培训名额,落实1万名中阿艺术家互访。

小多边”^①的互动态势，具体表现为中阿合作论坛集体合作框架的人文交流带动中国在次区域层面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互动与合作，以此推动中阿双边人文交流，双边人文交流反过来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人文交流和各领域合作。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依托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阿博览会、“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和机制开展中阿人文集体交流与合作，在海湾地区和西亚地区、阿拉伯地区与非洲地区、阿拉伯地区与伊斯兰世界等不同层面实现互动。另一方面，中国先后与阿尔及利亚（2014年11月）、埃及（2014年12月）、沙特（2016年1月）和阿联酋（2018年7月）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卡塔尔（2014年11月）、苏丹（2015年9月）、约旦（2015年9月）、伊拉克（2015年12月）、摩洛哥（2016年5月）、阿曼（2018年5月）和科威特（2018年7月）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充实了中阿人文交流的内涵，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双边关系在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下实现互动。与此同时，中阿在双边层面的人文交流正在探索引入第三方合作，如2017年7月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埃及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与埃及：两个文明的源流”文物展，实现了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互动。

第四，双方对青年交流的重视度明显增强。青年交流是中阿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推动中阿青年对话与交流，加强青年领导力建设，提升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挖掘青年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时代共性，对促进中阿相互认知、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提出，双方要积极推动中阿青年交流，加强双方青年事务部门交往，增进双方各界青年杰出人才的接触与交流；中方面向阿拉伯国家实施“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计划”，鼓励双方青年科技人才交流。^②《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8年至2020年行动执行计划》强调，要加强中方与阿盟在青年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计划于2018年至2020年，每年邀请阿盟国家青年代表和青年媒体人来华参加亚非青年联欢节，打造新的交流平台，促进青年领域

^① 一些学者提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应形成“大多边带动小多边，小多边促进双边，双边推动大小多边”的互动态势，这种互动模式同样适用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参见王友明：《构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机遇、挑战及思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5~117页。

^② 参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年1月），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3/c_1117766388.htm，2017-05-02。

合作。^① 青年群体是未来十年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主力军，根据《2016 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当前阿拉伯地区 30 岁以下人口数量约占总人口的 2/3，其中 15 ~ 29 岁青年人口占比约为 1/3。^② 《2018 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指出，过去十年间，阿拉伯变局的发生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对阿拉伯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多阿拉伯青年认为，阿拉伯世界“正在向错误的方向行进”，海湾、北非和沙姆地区持此观点的青年比例分别达 34%、49% 和 85%；受访者还认为，未来十年阿拉伯世界亟需铲除恐怖组织（64%）、创造收入可观的就业机会（30%）、实现教育系统现代化（29%）和打击政府腐败（28%）；阿联酋因其安全、收入高、就业机会多成为阿拉伯青年最向往的国家。^③ 这表明，国家稳定、发展、安全与“获得感”是当前阿拉伯青年的主要诉求，中国青年与阿拉伯青年在发展议题上具有对话和交流的基础。

人文交流为发展中阿关系和促进中阿各领域合作提供社会民意基础，中阿人文交流蓬勃开展的动力不仅来自官方层面的政策支持，也有民间层面深化合作和相互认知的现实需求。随着双方合作意愿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的机制、平台、渠道、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顺应了中阿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关系、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阿人文交流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双方促和平、谋发展的共同诉求，为双方深化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提供了现实动力。但不可否认，中阿人文交流仍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

（一）中阿人文交流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阿拉伯地区局势动荡、国情差异、话语干扰、软硬件建设滞后、

^①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18 年至 2020 年行动执行计划》（北京，2018 年 7 月 10 日），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http://www.casf.org/chn/lthyjwx/bzjhy/dbjbzjhy/t1577009.htm>，2018-08-01。

^②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Youth and the Prospects for Human Development in Changing Reality”, *UNDP in the Arab States*, November 2016, p. 7, <http://www.arab-hdr.org/reports/2016/english/AHDR2016En.pdf>, 2017-03-10.

^③ ASDA’ A Burson - Marsteller, “Arab Youth Survey 2018: A Decade of Hopes & Fears”, *Arab Youth Survey*, 2018, pp. 13, 17, 43, 49, 51, <http://www.arabyouthsurvey.com/pdf/whitepaper/en/2018-AYS-White-Paper.pdf>, 2018-06-29.

文化产品供给有限和文化传播精准度不高是中阿人文交流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一，地区局势动荡。阿拉伯变局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社会动荡至今余波犹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等国仍处于动荡之中，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海湾国家因沙特和伊朗关系恶化以及卡塔尔断交事件陷入地区危机；黎巴嫩、约旦、摩洛哥等国抗议活动时时有发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馆事件为巴以地区进一步动荡埋下隐患。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动荡和社会经济危机对中国在当地开展人文交流构成了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人文交流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或因受制于安全因素而无法正常开展；二是动荡局势影响人文交流主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削弱交流的实际效果；三是利用地区动荡局势兴起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或对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开展人文交流形成掣肘。

第二，话语干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但话语干扰是中阿人文交流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其一，西方媒体对全球传播格局的主导态势，使得中阿双方之间长期主要通过西方报道了解对方，直接交流少，西方国家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中国崩溃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负面舆论始终干扰着中阿双方间的相互认知和交流。其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地区国家媒体对中国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现实的不实报道，导致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对外（中东）政策的误解不断加深乃至固化，这些媒体在阿拉伯地区广泛的覆盖率和影响力，使得中方难以在短时间内及时、有效地对冲因不实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三，国情差异。阿拉伯国家在国情、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风民情方面的差异，加大了中国对阿开展人文交流的难度。在文化属性上，位于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分属于阿拉伯半岛文化圈、沙姆文化圈和地中海文化圈；在政体上，阿拉伯地区既有共和制国家，也有君主制国家；在宗教上，阿拉伯国家宗教化程度和世俗化程度不一，除黎巴嫩外，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均占据绝对优势；在与大国关系上，阿拉伯国家中既有西方大国的盟友，也有持反西方立场的国家，且政府与民众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有时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程度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入指标居世界前列，也门、毛里塔尼亚等国则属于欠发达国家；在资源储量上，有的阿拉伯国家油气资源丰富，有的资源匮乏。上述因素导致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化、认知度、亲近度和欣赏水准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部落、教派

和政治势力对中国的立场也不一样,进一步增加了双方开展人文交流的难度。

第四,软硬件建设滞后。中阿人文交流面临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滞后的现实。在硬件建设方面,在阿拉伯国家设立的中国文化传播机构数量寥寥。截至2017年底,中国在海外建立的525所孔子学院中,阿拉伯国家仅有12所,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2.29%,这些孔子学院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埃及、苏丹、约旦、突尼斯、摩洛哥、阿联酋、巴林8个阿拉伯国家^①。目前,中国驻阿拉伯国家使馆中有十国设有文化处,其中两国同时设有教育处;^②阿拉伯国家在中国设立的文化机构数量则更少。在软件建设方面,中方和阿方都缺乏能够从事人文交流的高端人才,语言障碍和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比较突出,双方尤其缺乏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力、沟通力、领导力和国际视野的青年精英,参加中国“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的阿拉伯国家青年数量远低于欧美国家的青年数量。沟通障碍、互相认知不足^③和人才匮乏等问题是制约双方开展有效人文交流的主要因素。

第五,文化产品供给有限。无论在媒体、出版领域,还是青年交流、教育和智库合作领域,与中国和欧美国家、欧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人文交流相比,中阿双方文化产品的供给显得不足。一方面,阿拉伯国家总体缺少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书籍和节目,即使中阿双方的出版社都出版了相关书籍,但发行、销售渠道不畅的现实使得很多书籍无法覆盖到更多的书店,普通民众获得这些书籍的渠道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的有关文化机构尚缺乏市场调研意识,也未与阿拉伯地区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营销机构建立起可靠有效的合作关系,致使中国在文化产品走向阿拉伯国家方面,投入不少,效果却不彰。

第六,文化传播精准性不高。当前,中阿人文交流尚缺乏文化传播精准意识和手段。在打造文化品牌、传播文化遗产、孵化文化产业和培养文化

^① 参见孔子学院网站: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2018-06-20。

^② 笔者根据中国驻阿拉伯国家使馆网站信息统计。

^③ 笔者曾参加过“阿联酋青年大使”项目在中国某高校的交流活动,当时阿方代表团成员主要是阿联酋的大学本科,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较高;中方代表团主要是中国高校的阿拉伯语专业本科生,对“阿联酋后石油战略”“阿联酋未来战略”“2030工业发展战略”“迪拜2021战略计划”等发展战略,以及阿联酋提出建立“知识型经济”和“知识型工业”等目标几乎一无所知。这种认知上的不平衡导致双方青年在探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青年领导力的话题时,难以真正深入交流和产生共鸣,降低了人文交流的有效性。

人才等方面,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挖掘双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核,不仅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民族凝聚力,而且也是双方开展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和价值沟通的基础,并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中阿民族的历史交往提供印证。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传统、宗教特性的多样性,决定了中阿双方不仅需要各自探索构建集民族精神、核心价值、文化形象、文化品牌四位一体的国家形象,更需要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二) 深化中阿人文交流的对策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了全面提升,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民心相通,人文先行,有效的人文交流是深化中阿传统友谊和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重要推动力量。就深化人文交流而言,中阿双方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完善中国对阿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为适应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需求,中国可在条件成熟时增设驻阿使馆文化处(组)、教育处(组)的数量,即使无法做到全覆盖,也可在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和地区战略支点国家布点,完善中阿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在制定对阿人文交流的具体政策时,中国需要从阿拉伯各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因国施策、合理布局,以双边人文交流推动小多边人文交流,依靠片区化(海湾地区、沙姆地区、北非地区)的小多边人文交流的辐射效应带动双边人文交流,提高文化传播的精准性。在这方面,中国可考虑加强与摩洛哥、埃及、黎巴嫩等国在影视、艺术、出版和智库领域的合作,推进与红海、阿拉伯海等古代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在考古领域的合作。

第二,加强中阿人文交流的品牌塑造能力。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的规模较以往有大幅提升,正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但总体上仍未形成品牌化的发展趋势。《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人文交流品牌”^①。在这方面,中阿双方可着力打造符合对方国家民众社会习俗和接受度的文化产品,如挖掘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街”的文化内核,实现工匠和手艺人互访和交流;合作开发特色旅游路线和旅游推介平台;加强友好城市的交流。例如,中阿双方可以

^①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载《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12月22日。

2020年迪拜世博会和上海与迪拜结成友好城市20周年为契机，推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与迪拜“2021愿景”发展战略对接，依托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的优势资源，打造中阿城市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样板。

第三，提升中阿人文交流的体验度。在人文交流中，提升中阿民众对对方文化的参与度和体验度，是增进双方文化感召力的有效手段。海湾地区是阿拉伯世界手机游戏规模最大的地区，建议针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发包含中国旅游和中国文化元素的手游，但在设计时要注意避免出现不符合阿拉伯民族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内容；还可在阿拉伯国家推广中国的民间文化产品，如运用增强现实（AR，即真实世界+数字化信息）、混合现实（MR，即数字化现实+虚拟数字画面）、虚拟现实（VR，即纯虚拟数字画面）等新兴科技手段重新设计中国民间游戏，培养阿拉伯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好感，这不仅可以提升人文活动的体验度，拉近双方距离，也有利于双方增进互信。

第四，增强中阿双方间的直观认知。阿拉伯国家知名艺术家通过来华采风创作，增加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直观感受，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举办“中阿青年摄影家采风创作”活动，并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举办作品巡展。条件成熟时，中方还可安排阿拉伯青年摄影家来华创作摄影作品，以提升阿拉伯民众对当代中国的直观认识。此外，中方可设立“倾听中国”的文化传播节目，与阿拉伯文化机构联合拍摄《阿拉伯人在中国》等系列纪录片，以在华阿拉伯侨民的视角报道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增加对阿拉伯文化传播的亲合力与可信度。

第五，设立中阿人文交流基金会。基金会是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主体，一方面，可避免当地民众对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开展人文交流产生的疑虑，另一方面有利于统筹各种人文活动的资源。中阿双方可设立中阿人文交流合作基金会，充分动员离退休外交官、学者、媒体人士、企业家、青年精英、在阿华侨和在华阿侨等社会资源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

第六，用好在华阿拉伯留学生资源。在华阿拉伯国家留学生是阿拉伯国家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是中国对阿公共外交可利用的重要资源。例如，可在中国已开设阿拉伯语专业、同时拥有阿拉伯国家留学生资源的高校开设相关课程，搭建中阿学生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条件成熟时，校方还可设立相关阿拉伯国情调研项目，利用阿拉伯留学生寒暑假回国期间在当地收集一手资料，开展调研，以增进中阿青年对对方国家的认知，消除相互间的误解。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Current Trends, Basis and Challenges

Bao Chengzhang

Abstract: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ct as a key element in collectiv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and consolidate public basis for Sino – Arab cooperation in all fields. In recent years,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cademic research, book publishing,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non – governmental exchanges. The basis of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lies in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Sino – Arab relations, the rise of significance of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in their respective foreign relations, and shared valu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rab civilization. Due to this basi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rend of policy support, broadened fields of cooperation, abundance of interaction levels, and more significance attached to youth exchanges in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world. Meanwhile, challenges are yet facing the two sides, such as turmoil in the Arab world,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conditions, discourse interference, lack of specialize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talents, limited supply of cultural products, and inaccuracy of communication. To further deepen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hina and Arab states need to rationaliz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strategic resources of cultural exchanges, strengthen brand – building efforts, enhance the sensual experience of exchanges,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culture, establish a specialized foundation dedicated to China – Arab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nd mobilize enthusiasm of Arab students in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s.

Key Words: Sino – Arab Relations;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rab States; China – Arab Strategic Partnership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